

贤者喜宴

巴卧·祖拉陈旺 著

黄 颖 译

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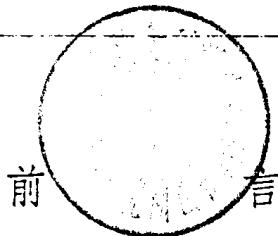
1989·3

《贤者喜宴(ଅଶ୍ରୁ'ପଦି'ଦ୍ୟାମ'ଶ୍ରୀ)》摘译

著者：巴罗·祖拉陈哇

译注者： 黄 颖

编者按：为了加强藏族史的研究，本刊将陆续选登一些同志翻译注释的西藏古代重要历史文献，以供研究工作者参考。本期发表的黄颢同志《贤者喜宴》摘译一篇，是研究西藏历史的重要资料，它是藏族文化的宝贵遗产，研究价值很高。为此，希望热心这一工作的同志给以密切配合，积极投稿。



据《土观诸宗派源流》一书载，巴臥·祖拉陈哇是当时一位“著名大德”，又是噶举派噶玛支系的活佛，其师是噶玛派世系第八世不动金刚（མི་འགྱུར་ན་དྲོང་）。在治学方面，该书说他“似应时代要求，专重研究外明诸论”，“其学问可入善巧之数，著有八行论大疏、历数学论、佛教史等。”

《贤者喜宴》以史料详实和内容丰富而闻名遐迩。以时间而论，从远古西藏以迄元明；言其内容，除西藏本身之外、尚涉及汉地、突厥、苏毗、吐谷浑、于阗、南诏、西夏、蒙古等，致于古印度、泥婆罗、克什米尔、勃律、大食等亦多有记载。具体说来，该书述及西藏的政治、历史、经济、宗教、文化、法律、天文、地理、自然、医学、建筑、音乐、歌午、绘图等等。

此外，在《贤者喜宴》其它诸函中亦有许多吐蕃史料，例如：**5函**（论师、译师史）、**6函**（金剛乘旧译史）及**8函**（五明之学源流史）、**9函**（于阗、汉地古昔、西夏、蒙古、汉地晚近等王统及教法史），其中包括汉藏医学、宗教等文化交流珍贵史

料、吐蕃与邻族关系史料等等。如与玉函内容相参阅，对深入研究吐蕃史颇有裨益。

作者治学严谨，探微求源、犹重原始真实史料的搜集，例如吐蕃早期十二小邦（西藏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）的史料就与敦煌古藏文史料基本相合。而桑耶寺几次兴佛盟誓之盟文诏书，就目前来说可谓独此一家。至于吐蕃末期属民奴隶大起义的史料，亦堪称首屈一指。这样，就形成他的以史料为主以论为辅的史学风格。在行文方面，朴实无华，用词通俗简炼，无晚近藏史中的冗长浮华之风，他虽尊重史实，用词朴实，但有时文中出现史料堆砌、衔接有差，出处不明等缺陷，然而这些小瑕并不掩其长。从观点上说，他尊重史实本身。例如，对于吐蕃奴隶起义。他虽在文中流露出惋惜吐蕃一统王朝的衰亡之情，但总的来说，他并未站在皇权主义立场上去对奴隶起义史料删削篡改，亦未对起义本身大张挞伐，而是全面地如实记录和保存了原始史料，因此今日使我们得以一览当时声势浩大的起义情景。此外，作者在治学中有独立见解，他求实而不从。例如，他对一年之内“三次平均贫富”的传统说法表示怀疑；对于诸史所说吐蕃赞普陵墓在奴隶起义中均被挖掘一事，他据掌握的史料认为并非如此，松赞干布等陵墓当时被保存而未遭挖掘。当然，巴驮·祖拉陈哇像藏史的某些作者一样，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为宗教上层，因此唯心史观、宗教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，这些在其著作中屡见不鲜，这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。但是，总观全书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，《贤者喜宴》一书终可列入藏史中之上乘，而作者本人仍不失为藏史名家。

本译文从《贤者喜宴》（玉函）中，着重选出反映吐蕃社会历史诸方面的重要史料，按照原书顺序和时间先后，采取摘译的办法，每段加以小标题，以示突出其主要内容，为有助于研究，并对有关内容做了某些简注。由于译者才疏学浅，水平有限，故译文或注释难免有误，敬请藏学前辈及藏史专家批评指正，以便使译文不断得到改进，日臻完善。

最后，特别应提到的是，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民族学院李炳泉付教授、藏族学者洛桑多吉、民族翻译局陈邦尧先生（藏族）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常凤玄、张济川同志等的热情帮助和指教。有些疑难之处，还得到中央民族学院噶·洛桑陈列付教授的指点，在此特向上述诸同志致以谢忱。特别是李炳泉老师，为了藏学研究的开展，在百忙中应译者之求，慷慨指教，对本译文认真校阅和推敲，花费了许多心血和时间，对于李老师这种无私风格和提携后辈的精神，特致以崇高敬意。

译 文

西藏远古情况

其时，上部阿里王國（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）状如池沼，中部卫藏西那（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）形如沟渠，下部杂康王國（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）宛如田畴，这些均淹没于

大海之中①。

远古统治西藏的十种情况

西 藏 人 类 起 源

《遗训》(Պահպան)一书载：最初仅有一猴雏。《总遗教》(Ողբեական)则载述：初始有六猴雏。总之，其后繁衍众多，分为四部，并彼此发生争执，此即所谓西藏之四人种：断(ս)、程(շ)，胡(Ա)、及冬(Շ)等四种血统。尚有一说：增加查(Ճ)、楚(ՇՀ)等，谓之六人种。

据传，菩萨（指父猴——译者）携其子孙，并向他们示以不种自然之谷物，说：“吃吧！”；（众猴遂于索塘贡布日塘（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嬉戏，故此地亦称泽塘（泽·塘）^⑧。众猴因食谷物而变为人，他们食自然之谷物，穿树叶之衣，在森林中如同野兽一样生活，猷如洛（洛）与门（门）（地方之人）那样进行活功^⑨，而遍及于西藏¹⁰。

古 代 十 二 小 邦

如是，西藏人类众生广为繁衍。其时有十二小邦（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·泽·塘），然而，最后则有四十六小邦（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·泽·塘）割据。1、琛地（阿基阿斯）之楚许（楚·许），琛王（阿基阿斯·喜）名古雍（古·雍），大臣（卓·卓）为囊（囊）及亭（亭）。2、香雄之地（香·雄），王为黎纳许（黎·纳·许·楚·许·楚·雄），大臣为玛（玛）及热柔（热·柔·楚）。3、娘若琼嘎（娘·若·琼·嘎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藏王（藏·王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为兑嘎（兑·噶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大臣为囊（囊）。4、努域陵古地区（努·域·陵·古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努王为米巴（米·巴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大臣为梅乌（梅·乌）及没庶（没·庶）。5、娘若香波地区（娘·若·香·波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洛昂王为钟（钟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大臣为谢（谢）及苏（苏）。6、吉日群云地区（吉·日·群·云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吉王为芒布（芒·布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大臣为昂（昂）及没庶（没·庶）。7、昂雪查纳（昂·雪·查·纳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地区，有森王迟昌松（迟·昌·松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¹¹，大臣为噶尔（噶·尔）及年（年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8、约甫邦卡地区（约·甫·邦·卡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有邢王敦诚（敦·诚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大臣为俄（俄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及贝（贝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9、芝显瑞莫贡地区（芝·显·瑞·莫·贡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有昌王贡囊（贡·囊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大臣为窄（窄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及秀（秀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10、工域芝纳地区（工·域·芝·纳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有工王嘎布（工·王·嘎·布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¹²，大臣为督（督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及卡巴（卡·巴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11、娘域纳松（娘·域·纳·松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地区，有娘尊朗杰（娘·尊·朗·杰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（为王），大臣为蒲（蒲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及托杰（托·杰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12、达域楚奚地区（达·域·楚·奚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有达王芝波杰（芝·波·杰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大臣为朗（朗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及冈木（冈·木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二人。所谓四十六小邦，在卓穆楚松（卓·穆·楚·松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地区，其王为斯米陈休（斯·米·陈·休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其臣为嘎日纳（嘎·日·纳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等。叶穆域楚地区（叶·穆·域·楚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王为叶王卡瓦（叶·王·卡·瓦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其臣为博（博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及杜（杜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斯穆楚奚地区（斯·穆·楚·奚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王为尼雅王楚昌（尼·雅·王·楚·昌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，二大臣是赛（赛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及娘（娘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。上述诸小邦喜争战格杀，不计善恶，定罪之后遂即投入监牢。四边诸王（四·边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时而压迫伤害，据谓：汉地之王如缠树之蛇；天竺之王如恶狼窥羊；大食之王如鹰扑鸟群；格萨尔王（格·萨·尔·卓·卡·日·索·贡·布）如系树之马，暴躁不安。如是，西藏无法同彼等作战，欲往别地，然而诸小邦不肯通融，以致兵员日减，于是失去平原，惟依坚硬岩山而居，饮食不济，饥饿乾渴，西藏苍生极为痛苦¹³。

聂 墙 赞 普 的 出 现

观音菩萨授以加持，聂墀赞普遂往西藏为王，致使西藏属民安乐。关于聂墀赞普抵达人间，其经过如是：据谓于第十三天，即自色界光明之须弥山，观音菩萨以加持之力、慈悲之心下凡而为人主¹⁴。

最初，关于所谓（赞普）出自释迦离遮毗(ସ୍ବାମୀ·ଶ୍ଵର)种族，则是：由该种族诞生一仪表堂堂之伟人，由神引导，首先成为西藏之王，无疑他是来自光明及释迦王系；此外，他是出自释迦净饭王子和兜率天，这亦勿庸置疑¹⁵。此人首先降落在拉日江脱(ସ୍ଵାମୀ·ପୁଣ୍ୟ·ଶ୍ଵର)山巅，后至拉日瑞布赞塘果西(ସ୍ଵାମୀ·ରେଣ୍ଡ୍ବୁ·ଚନ୍ଦ୍ର·ପତକ)山巅，其时，被一些有福分的藏人所见，诸目睹人中，有严谨的洛(ସ୍ଵାମୀ)及尼雅(ନିଯା)，公正的琼(ଜୁନ୍ଦୁ)及努(ନୁମ୍ବା)、友善的赛(ସେ)及波底父民六族(ପୋଡ଼ି·ଫାଦି·ବୋଦି·ବୁଦ୍ଧି·କୁଣ୍ଡଳ·କୁଣ୍ଡଳ)，尚有拉布拉塞(ସ୍ଵାମୀ·ଲାବରା·ଶ୍ଵର)、塞本(ସେ·ଶ୍ଵର)、玛木(ମା·ଶ୍ଵର)、久拉本(କୁଣ୍ଡଳ·ଶ୍ଵର)、香雄本(ଖାଂଗୁଲୁ·ଶ୍ଵର)、蔡米本(କୈ·ମି·ଶ୍ଵର)等等十二位智者。他们见此天降之人体态高傲，遂生至奇稀有之感，讯问，互不理解，表示不能会意，天降之人乃以手指看天空，说：我是自神域空降的赞普(ପତକ·ଶ୍ଵର)。（众智者）对天降之人说：请为我等之王吧！于是即将座椅支于脖颈之上，迎请而来。一切见闻者遂生敬仰希奇之情，由是称此天降之人为聂墀赞普(ନେତ୍ରି·ପତକ·ଶ୍ଵର)¹⁶。此时建造了最早堡寨雍布拉冈(ୟୁଣ୍ଡା·ପାତକାଙ୍କା)。¹⁷，降伏苏毗之本教徒(ସୁମା·ପାତକ·ଶ୍ଵର)。卧雍杰瓦(ସୁମା·କୁଣ୍ଡଳ)，又将努王(ନୁମ୍ବା·ହେ)所有小邦亦收为属民¹⁸。

穆墀贊普复“天墀七”(མ་ན་·པ་·གི་·པ་ན་)

聂墀赞普之子穆墀赞普(ୟୁ·ମୁ·ଚୋର୍ଦୁ·ସୁ),此王之后则称为丁墀(୯୯·ତ୍ରୀ)、索墀(ସୁଲ୍ଲା·ତ୍ରୀ)、梅墀(ମେଲ୍ଲା·ତ୍ରୀ)、达墀(ପ୍ରଦ୍ୟାନ୍ତା·ତ୍ରୀ)以及瑟墀(ସିର୍ପା·ତ୍ରୀ)等赞普,彼等统称“天墀七”(ୱାକ୍ୟା·ତ୍ରୀ·ପ୍ରତ୍ୟେଷ୍ଟୁଳୁବ୍ରାହ୍ମିଣୀ)。穆墀赞普之母名囊穆穆(ଶବ୍ଦାମା·ଖଣ୍ଡମା),因穆墀赞普系囊穆穆所生,故名穆墀赞普。同样,其他赞普的母亲为萨丁丁(ସା·ଦିନ୍ଦା·ଦିନ୍ଦା)、索唐唐(ସୁ·ସମ୍ବା·ସମ୍ବା)、托梅梅(ତ୍ରୀ·ତ୍ରୀମେ·ତ୍ରୀମେ)、达拉嘎莫(ପ୍ରଦ୍ୟାନ୍ତା·ଲୁଗ୍ମା·ତ୍ରୀ)、瑟拉云莫(ସିର୍ପା·ଲୁଗ୍ମା·ତ୍ରୀ)等,据说,王子们的名字就是以这些母亲的名字命名的²⁰。其时,他们不受山岩阻碍,而能飞往天空,白昼降临时在地,夜晚归天,当诸子长大能骑马之时,他们即握天绳升天而逝²¹。

止 贡 赞 普 及 本 教 的 出 现

祖母为其命名为止贡楚普(ସିଂହାମ-ପଠକ-ଶ), 其王妃(ପଠକ-ଶ)是露森梅江(ଲୁଣମ୍ବିନ-ଶେଖ-ଫଳବ), 生有震輝(୧·ମି), 尼雅輝(୩·ମି), 怡輝(୫·ମି)王子。其时,自天竺(କୁଣ୍ଡଳ-ଶେଖ)

及大食(鄂·那·那·维·那)交界处的古然瓦扎(古·然·瓦·扎·5)地方，得到了外道“阿夏本教”(阿·夏·本·教)，他们翱翔于空，割树成条、裂石为砾，并常以酒肉供奉鬼怪，王对这些本教徒奉为上师²²。

止贡赞普与洛昂达孜的斗争

据说，后来止贡赞普三子，从其父之宝库中取出神牛犊一隻，名杰鸟汝嘎(羌·羌·羌)
五七五)，此牛犊善于飞腾。止贡赞普三子骑飞牛逃往工布地区(羌·羌·朗·朗·朗)。长子霞墀
做了工布王(羌·羌·朗·朗)，次子恰墀任波密主宰(羌·羌·朗·朗·朗·朗)，幼子尼雅墀成为
娘布之王(羌·羌·朗·朗)。洛昂掠一公主为妻，派四姐妹之母牧马²⁴。

布代贡杰时的经济

据说，洛昂、百男、百女均被杀²⁵。当迎请（止贡赞普）诸子返归王都之时，长幼二子不愿前往、次子恰墀自波密而来，当他登基之际，其母握恰墀说道：汝子勿败坏王统！如若铭记（此语），则社稷稳固而昌盛。其时，天空诸神说道：你之子将战胜一切（西藏·吐蕃·藏文·西藏·西藏）。因闻此语，其名随即如是而成。然因音变，属民遂称其为布代贡杰（巴·拉·嘎·杰）（即指恰墀——译者）。其时，建王宫者昂达孜（西藏·西藏……

藏·阿波·拉提·达·楚格·卡)，掀倒香波卡(藏·阿·阿波)之堡顶以做基石²⁶。

吐蕃之地有智勇谋臣七人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为首者即如莱杰(藏·阿·阿·阿·阿) ²⁷，其聪睿之业绩是：烧木为炭；炼矿石而为金、银、铜、铁；钻木为孔，制作犁及牛轭；开垦土地，引溪水灌溉；犁地耦耕；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；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；由耕种而得谷物即始于此时²⁸。

吐 蕃 早 期 本 教

未来将出现密咒及律的徵兆是：出现了南木本教辛波大师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及本教经典。在名为辛域(藏·阿·阿)之温莫隆仁(藏·阿·阿·阿·阿)地方²⁹，有一名叫温杜如辛(藏·阿·阿·阿·阿)的儿童，生有驴耳，其满十二岁时被鬼携去，十二年未进人群，历十二载方归，他说彼地有鬼怪。如是，随即出现一位通晓一切祭鬼之人，为遮盖他的驴耳，他用羊毛头巾缠之，于是祭鬼之兑本(藏·阿·阿)遂之兴盛。所谓可获五种成果之本教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其中之“无上雍仲之乘”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是为获取天神善趣之果。所谓获财的四种本教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是：藏辛本教之裴兑坚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它是为了卜卦、求福、人财两旺。垂辛本教之裴村坚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它是为了施授送鬼用品，克服违缘。恰辛本教之久梯坚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它是为了指明善恶、阐述诸漏神通。图辛本教之村恰坚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它是为了卜算人之生死³⁰。上述诸本教，均伴以鼓钹之声。据说，他们具有乘泥鹿行空、骑鼓而行等众多变幻。又，关于将出现经藏(藏·阿·阿)的徵兆是：诸神话传奇(藏·阿)得以流行：《炼尸成金故事》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或译《乍尸成金故事》)、《玛桑故事》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、《麻雀故事》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等等，这些故事均有传闻。至于出现对法藏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，或详阿毗达磨藏)的徵兆是：流行隐语(藏·阿)，如：在称上能来回移动的块状物是什么？(指秤砣——译者)在波地(藏·阿)所生的上端似头、中腰粗大的何物？(指佛塔——译者)、等等，此外，据说关于本教(藏·阿)、神话传奇(藏·阿)和隐语(藏·阿或译谜语)等三种情况，在《拉萨诸传承》(藏·阿·阿·阿)一书中有所记载³¹。

赞普“六地列”(藏·阿·阿·阿·阿·阿)

此王父子二人(即止贡赞普与布代贡杰——译者)称为“上丁”(藏·阿·阿·阿)，此二丁(藏·阿·阿·阿)之墓建于荒山及石崖之上。

布代贡杰与其妃翁塘缅措(ಡན·ဆ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ော)之子为“六列”(လီမား·နှုံး), 为首者名埃肖列(အိုး·ရှုံး·လီမား), 其大臣名拉甫果嘎(လူ·ပုံး·မရှုံး·နှုံး), 彼系沽沽如菜杰(လူ·လူးရှုံး·မရှုံး·လီမား)之子, 他是“七智勇谋臣”(ရန်းမျာ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ရှ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ှုံး)中之第二人, 其聪睿之业绩是: 他以双牛(နှုံး·ယူ)一日所耕土地面积做为计算耕地面积; 以“頹”(ဆူများ)做计算畜单位; 引溪头流水而成灌田沟渠; 在低处种植水田行于此时。代肖列(လီ·ရှုံး·လီမား)、替肖列(ဆီ·ရှုံး·လီမား), 贡如列(ရှုံး·နှုံး·လီမား)及第五位仲协列(ရန်း·မြို့·လီမား)等诸王称为“六地列”(ဆာ·မား·လီမား·နှုံး)他们的母亲是木江查玛(ၢုံး·မွှေး·မား·မား), 路江美玛(ၢုံး·မွှေ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ား·မား)、岑莫贡缅(မက္ခာ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ွှေး·ဆူတဲ့)、措缅仲玛(မော်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ား·မား)、囊缅甫莫(မင်္ဂလာ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ား)等。于此“六地列”之时, 建有六座青昂孜(ရန်း·နှုံး·ခွဲ့)堡寨, 即达孜(လူမား·ခွဲ့)、桂孜(ရှုံး·ခွဲ့)、扬孜(ယူး·ခွဲ့)、赤孜(မြို့·ခွဲ့)孜莫琼杰(ခွ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လူမား·စူးများ)及赤兹崩杜(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等六座, 此六列之陵建于石崖草坪交界处³²。

“八代王”(ၢုံး·ရှ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与“五赞”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)

此后, 出现八代王(ၢုံး·ရှ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, 他们的母亲是: 木江芒菜(ၢုံး·မွှေး·မာ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ား)、措缅赤嘎(မော်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赛年芒莫(ဆီ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路莫美莫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臥萨代莫措(ၢုံး·သူး·ဒေါ်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赤缅杰莫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赤斯尊年莫(ဆီ·ဆီ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及缅尊路贡(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လူမား·ဆူတဲ့)。上述诸母之子为: 萨囊森代(ၢုံး·သူး·ဒေါ်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朱囊雄赞代(ရန်းများ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斯虐囊代(ဆီ·ဆူတဲ့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斯虐布代(ဆီ·ဆူတဲ့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代虐囊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代虐布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代杰布(ၢုံး·ကျေး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及代珍赞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等八人。“八代”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)之陵建于河流之中央, 据谓(陵墓之形)宛若白雪落于湖中³⁴。

“五赞”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)之首是多日隆赞(ၢုံး·ဆီ·သူး·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, 其母为聂尊芒玛杰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。大臣山吞弥珍波杰(ၢုံး·ဆီ·ရွှေး·သ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、努缅塔日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ၢုံး)及兑达杰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担任。此以上之诸母乃神女及龙女。据谓王妃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住处无光,(死后)无尸, 故弥彼等所生子女为“拉塞”(လူ·ဆူး, 意为“神子”或“天子”), “代塞”(ၢုံး·ဆူး)。迨与属民联姻随后则只有“代塞”(ၢုံး·ဆူး)³⁵然其代称谓之“天子赞普”(လူ·ဆူ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, 或译“神子赞普”)³⁶。

多日隆赞与臥玛代萨赤尊强玛(ၢုံး·သူး·ဒေါ်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之子为墀赞囊(ၢုံး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。努尼雅托祖伦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及贝墀松蒙桂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任大臣。墀赞囊与缅萨墀嘎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之子为墀查崩赞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。噶尔查孜门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及春弥路芝支波(ၢုံး·ဆူတဲ့·ဆူတဲ့·မြို့·မြို့)任大臣。墀查崩赞与缅松路

丁(শ্রী·পূজা·নু·ষ্টি)之子为墀托杰托赞(ଶ୍ରୀ·ଷ୍ଠା·ହୃ·ଷ୍ଠା·ପତ୍ର)。噶尔尼雅赞亭甫(ମନ୍ଦିର·ପତ୍ର·ଲୋକ·ପତ୍ର)及努杰托杰蒙赞(ଶ୍ରୀ·ଷ୍ଠା·କ୍ଷେତ୍ର·ଷ୍ଠା·ପତ୍ର)任大臣。四子托杰托赞之时出现了神乐笛箫等。此以上赞普世系二十七代，其政权由神话传奇(ଷ୍ଟି)、谜语(ଲୋକ)或译隐语及本教(ପତ୍ର)所护持³⁷。

托托日年赞及早期佛教文物

此后，关于佛教(ଧା·ଧା·କଣ)之肇端、普贤菩萨幻化王子，其情况：化身王(ଶ୍ରୀ·ଧା·କୁଳା·ର୍ଥ)托托日年赞(ଶ୍ରୀ·ଷ୍ଠା·ର୍ଥ·ପତ୍ର) ³⁸他是父托杰托赞及母茹雍萨冬杰莫措(ରୁଦ୍ରା·କୁଳା·କୁଳା·ମୁଖ)之子，此与金刚手菩萨之化身的说法亦不悖，《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》(ଶ୍ରୀ·କୁଳା·ପତ୍ର·ଧା·କୁଳା)中之“灌顶者即金刚手菩萨”。此说系因源自《金刚手菩萨灌顶续》(ଶ୍ରୀ·କୁଳା·ନମଦ·ମନ୍ତ୍ର·ଶ୍ରୀ·କୁଳା)之故。而《德顿佛教史》(ଶ୍ରୀ·କୁଳା·ଶ୍ରୀ·କଣ)又有所谓地藏之化身的说法³⁹。

当托托日年赞六十岁时，其时他正坐在大堡寨雍布拉康(ସମ୍ମାନ·କାଳ·ଶ୍ରୀ)之中，天空出现五光十色吉祥彩虹、花雨及天神之乐。日出之时，阳光并至，遂自(空中)降有如下(文物)：用琉璃写于金纸上的《诸佛菩萨名称经》(ଧା·ଧା·ପ୍ରଣାମ)及《宝箧经》(ଧା·ଧା·କଣ)两部如意经卷、金塔、牟陀罗印，如意珠印牌(ଶ୍ରୀ·ଅ·କୁଳା·କୁଳା·ଶ୍ରୀ)或译“观音咒塔印模”等六种，在所降神物中又谓有四层玉塔。所谓如意珠印牌，乃系一具有十一面如意宝陀罗尼咒之印牌；所谓牟陀罗印，据说是一块上有自成六字陀罗尼的一肘长的宝石；此后，西藏即称此经为“早期《宝箧经》”(ଧା·ଧା·କଣ)，称此咒为“早期观音咒”(ଶ୍ରୀ·ଅ·କୁଳା·ଅ·ର୍ଥ) ⁴⁰。

又有谓：第一年以琉璃溶液写于金叶之上的两部经卷降落，对此以神酒绿玉供奉，故此翌年又获其它经卷、塔、印等物。总之，两部大乘经、咒及四法印(ଧା·ଧା·ପତ୍ର·ମନ୍ତ୍ର·ଶ୍ରୀ·ପତ୍ର·ଶ୍ରୀ)出现了。对于所依持的这些象征物，某些密教(ମନ୍ତ୍ର·ଧା·କଣ·ପ୍ରଣାମ)中曾记载说：堪布希哇措(ଶ୍ରୀ·ଶ୍ରୀ·ପତ୍ର) ⁴¹是为吐蕃而生，(希哇措)曾想：“是墀松德赞(ଶ୍ରୀ·ଷ୍ଠା·ଲ୍ଲୀ·ପତ୍ର)吗？”经考虑，遂将两部经卷献予吐蕃王者(ଶ୍ରୀ·ଲ୍ଲୀ即墀松德赞——者译)，于是墀松德赞心胸豁然开朗。诸信仰本教的大臣(ଶ୍ରୀ·ଶ୍ରୀ)喜敬上天，为教化这些大臣，因此，吐蕃赞普遂将上述诸种经典等物说成是从天而降。随后，所行希有出离的赞普御前本教上师穆本(ଶ୍ରୀ·ଧା·କୁଳା·ପତ୍ର)则说“此乃信奉本教之象征，故当按本教仪式祭祀。因以血肉奉祀，结果出现了瘟疫和乾旱。赞普在梦中梦到：(天降神物)乃信仰佛教的象征，当以香、花和灯进行供奉，五世之后将领悟其意。于是，(赞普)即按佛教祭祀，遂获吉祥。关于佛教或本佛当时尚未明确领悟，遂对(天降神物)以敬神饮料(ମନ୍ତ୍ର·ଶ୍ରୀ·ପତ୍ର)和珍玉(ମନ୍ତ୍ର·ଶ୍ରୀ)加以供奉，所谓“敬神饮料”(ମନ୍ତ୍ର·ଶ୍ରୀ·ପତ୍ର)是在饮料中放入黄金。所谓绿玉是蒜，此说不确，绿玉者即于食品之上置以美

墀 年 松 赞 及 仲 年 代 如

托托日年赞以上即所谓“五赞”。托托日年赞之妃(吐蕃·姆、或译“赞蒙”)为娜萨芒嘎(藏·姆·阿达·达那加)，此妃生子墀年松赞(藏·帕洛松·阿扎达·达那加)，此子因称“娜”(姆，意为钢——译者)为“样”(郎，意为男、唐书译为“尚”)，故称其名为样杜娜阿瑞(藏·郎·扎·阿瑞)。据说，在此之前称舅父(郎·翁)为“觉臥”(羌·翁意为尊长或兄长)。此赞普之大臣由贝囊谢拉赞(藏·阿囊·阿扎拉·郎·达那加)及噶尔墀真(藏·噶·郎·扎·郎·达那加)担任。墀年松赞之陵墓建于顿卡达(藏·顿卡达·阿达)，其陵亦无供物，墓之土堆铺开⁴⁵。

墀年松赞与妃没庐萨莫杜扬姆(西藏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)之子为仲年代如(西藏·昌都·昌都·昌都·昌都)。此子因疑患之病致使身受癫痫之苦，俟后，他自达布(昌都·昌都)娶一名为琛萨路杰(西藏·昌都·昌都·昌都)之美女，此女后来变丑，(赞普)问其原因，美妃答道：我家乡有一种食物，因无此物，是否由此之故？于是，赞普遣人取之。随后女仆取回众多油烹青蛙，并置于库中。琛萨路杰因食蛙而复变美。仲年代如想到：我也食之！遂以钥匙打开仓库之门，因见蛙尸，而生疑患，遂之染疾。其时，吐蕃其它地方不食鱼，而称达布为“蛙食之乡”(西藏·昌都·昌都·昌都)。据谓，该地食鱼，并称鱼为蛙⁴⁶。

达日年寨时的政治、经济

达布女琛萨路杰之子是一先天盲人，（赞普与王妃）对此子说道：你从吐谷浑地已（西藏·青海·蒙古）召请医生，眼开后即可执政；如果没有眼睛或者绝嗣，那么苏毗地区（西藏·青海·蒙古）有一本教徒之妻，名贾莫贾江（西藏·蒙古·蒙古），可从她那里将我兜松日仁布（西藏·蒙古·蒙古）唤来，你可佯装死去，以使其承续王位。说罢，为使其后嗣无灾，据谓，赞普与王妃及大臣尼雅唐巴亚杰（西藏·蒙古·蒙古）活着即居于陀墓之中⁴⁷。

又，探讨世间俗事。当以虚(虚空)消除疑虑；良言闻如甘露，邪念如火燃烧。(赞普遗嘱其子执掌政权，王臣三人生而入墓，其在祥达(祥德·阿底)之陵遂称苏切东波

(羌藏·阿卡丹·图木·^{音译}按，意为圆形活墓——译者)其子穆隆套巴扎(舅·羌藏·达莫·^{音译}……
阿卡丹·图木·^{音译})，彼因供奉“年波桑哇”而得加持，吐谷浑医生遂启开其眼，由于他目睹
达莫山(舅·羌藏·^{音译})之益羊，其名即称达日年塞赞(舅·羌藏·^{音译}达日年·^{音译}塞赞)⁴⁸。

小邦吐谷浑王(吐·羌藏·^{音译}达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，当其被召前往医治盲人眼睛之时，此吐谷浑王
(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是从悬挂王子靴子之门穿门而入。俟后吐谷浑王返家，其母问之，吐谷浑王
答道：未见到吐蕃之王，唯见门上挂有饰以松耳石的一隻小靴，我即从门下而入，内有一盲童，我愈其眼，旋即返回。于是，吐谷浑王之母说道：这可不得了！我们现在之将被置于吐蕃统治之下，已别无他法了！如是，三分之二的小邦均纳入(吐蕃)统治之下。本巴王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、吐谷浑王(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、昌格王(昌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、森巴王(森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
及香雄王等均被征服。娘(娘)、贝(贝)嫩(娘·^{音译}莫)等氏族也被纳为属民。其时，墀托
囊尊蒙(墀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之子制造升、斗及秤，以量谷物及酥油。此外，还出现了
双方按照意愿进行交易的商业，在此之前，吐蕃尚无交易及升、斗和秤。故此，遂称墀
托囊尊蒙之子为“七智勇谋臣”(七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中之第三者。又，纳囊芒尼亞(纳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
及扎墀松连巴(扎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担任(达日年塞赞普)的大臣。仲年代如及
达日塞二费普父子称为“中丁”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，据谓，当子穆隆套巴扎目盲之际，其
间二十日无王，故称“冬丁”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。彼等陵墓建于顿卡达(顿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
在墀年松赞陵墓之左，陵无供物，墓土平铺。陵墓之下方有二土丘，此乃王妃没萨门
赞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及门浦杰岑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二人之墓也⁴⁹。

囊 日 松 赞 执 政

墀年松赞之子系囊日松赞(吐·羌藏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⁵⁰彼系其母冬尊卓嘎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
所生。韦囊谢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、祭邦纳那塞(祭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、娘宗古
(娘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、暖潘阿松(暖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任大臣。其时，自汉地(唐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
取得历算及医药(医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；征服边地之佳(佳)⁵¹及突厥(突·^{音译}莫)。于新年之际、将绵
羊的生肉腿堆积起来、然后攀登其上，佳地之城堡(佳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遂被攻陷。又，用藤子
制成引火物，将其系在铁钩中腰，随后抛出，此即所谓“火烧佳地”(唐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⁵²。
因此，传扬囊日松赞对吐蕃恩德深厚。其宫堡名墀孜崩杜(母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
该堡系以红牛之奶为泥建成。再者，囊日松赞携一盲人，自查松汀玛湖(查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
及木崩仁(木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二力士为侍者。其时，在牛群中有一北方疯野牛，名为泰嘎
如仁(泰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·^{音译}莫)，意为“灰色长角者”——译者)、被力士所杀，其肉悬挂于马鞍
之上，然肉墮落在地，沾附了盐，遂感觉到吃咸肉的美味，由是始知取盐之事，并有了

采运北方食盐的习俗⁵²。又，建四方形陵墓亦始于此时，其墓列于墀年松赞陵墓之右，并广陈供物，墓形堆四方状，其名为贡日索嘎(贡·日·索·嘎)。

如是，自聂辉赞普开始的二十七代，共历六百六十年。俟后托托日年赞等五世，据谓历一百五十年，此系盟誓(盟·誓)等诸古文献所云⁵³。

注 释

(1)《贤者喜宴》，山南木刻版函(下同)、1页。

“阿里三围”，据《多麦佛教史》(阿·麦·佛·教·史)载，“阿里三围”由下述地区组成：1、布让(布·让今译普兰)、芒城(芒·城)、桑嘎(桑·嘎)是为一围。2、黎(黎)、祝夏(祝·夏即劲律)、贝底(贝·底)是为一围。3、香雄(香·雄)及上下赤岱(赤·岱·上·下)是为一围。(见西北民族学院打印本1页、2页)。看来这是一种广义的说法。此外，《增续正法源流》(增·续·正·法·源·流)则谓：“所谓三围，即美域措(美·域·措)、古格雅(古·格·雅)及布让(布·让)，163页上。文中之美域当是芒城(芒·城)。古格一名，《青史》(19页下)说即香雄，《黄琉璃》(黄·琉璃) (218页上)说：“所谓香雄，因被西藏法王世系所据，遂称古格”。香雄即唐书之羊同。松赞干布曾设“香雄十东岱”(见《贤者喜宴》函19页上20页下)。香雄即在今扎达县(扎·达·县)境。此外，关于“阿里三围”一般藏史多指芒城(湖围)、古格(崖围)、布让(雪围)三地而言(见《松巴堪布史》函《世间总述》9页)。又，“卫藏四如”，其建制始于吐蕃，即叶如(叶·如)、伍如(伍·如)佑如(佑·如)及如拉(如·拉)。四如范围有具体划分，本译文在松赞干布史抖中将予以详述。“朵康三岗”，在藏史中多称“朵康六岗”(朵·康·六·岗)，据《多麦政教史》载，所谓“六岗”包括塞莫岗(塞·莫·岗，即金沙江和雅砻江之间偏北地区)、擦哇岗(擦·哇·岗，即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地区)、玛康岗(玛·康·岗，即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偏北地区)、勃波岗(勃·波·岗，即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偏南地区)、玛杂岗(玛·杂·岗，即青海省境内之黄河以南和雅砻江上游以东地区)及木雅热甫岗(木·雅·热·甫·岗，即雅砻江中游以东地区)(见该书打印本2页)。“六岗”是古藏文史籍对青康藏区的地理划分，系以河流及山脉划分界限，即《隆多喇嘛全集》(隆·多·喇·嘛·全·集)所说之“一水之间即一岗”(见该书23品8字函，4页上至、4页下)藏史称青康地区六岗为下部，

又故称“下部朵康六岗 ‘ཇི་མདོ·དྲଙྩ·ମୁଖ୍ୟ·କୁଣ୍ଡ’ ”（出处同上）。

关于古代西藏在远古时淹没于大海的传说，《青史》¹⁶函18页下亦有类似说法：“最初，西藏被水充满，……”。据我国科学工作者多年对青藏高原的科考认为，在距今一亿六千万年到一亿四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，西藏是一遍浩海、到上新世西藏地区上升为陆地，其后几百万年间，青藏高原才大幅度隆起。（见《青藏高原的奥秘》1977年6月23日，人民日报；《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》等）看来，西藏曾是大海的古老传说与科学考察虽是偶合，但可能是事出有因。

(2)《贤者喜宴》记载了佛教徒的说法，说西藏的海水因受地狱之火的烧煮，海水遂成“毒海沸水”，故谓“热海”。

(3)此段见《贤者喜宴》2页上。关于海水退后的西藏地貌及动植物情况，《西藏王臣记》亦有类似记载（见该书北京藏文排印本第16页），认为上部（指阿里一带）是石山、雪山；中部卫藏是岩山与草地；下部朵康为菜树及密林……。

(4) ཤྒྱྲ·ତୁଳ୍ୟ·ଶିଥି，相传此为神与鬼结合所生。

(5) ཤ୍ର୍ଦ୍ଧ·ମ୍ରା·ଶିଥି，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(Documents De Touen-Houang Relatifs à l'histoire Dun Tiel, Paris 1940)编译者是巴考(J.Bacot)、杜撒(CH.Tuossant)及托马斯(F.W.Thomas)。第81页有另一种写法：“ཇନ୍ମ… ପାତ୍ର·ମ୍ରା·ଶିଥି”，意为“六牦牛部”，此与汉文史籍三国志蜀志十三张嶷传所载有关，该传载有“汉嘉郡界旄牛夷”及“旄牛王女”等，又称越雋羌，后西迁至西藏。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记述说：“墀聂墀赞普，……做了六牦牛部之王”“ଶିଥି·ମ୍ରା·ଶିଥି·ଶିଥି”(81页)。可见汉藏文献所载的“六牦牛部”与“旄牛夷”应是一事。藏史《五部遗教》中之《王者遗教》(କୁଳାଚାରୀ·ମାନ୍ଦ୍ରା·ଶିଥି)第18页上，将“六牦牛部”写作“ଶିଥି·ମ୍ରା·ଶିଥି”。本教史《四洲之源》(ଶିଥି… ଶିଥି·ମହିଦା·ମହିଦା·ମହିଦା·ମହିଦା)则写作“ଶିଥି·ମ୍ରା·ଶିଥି”，该书手抄本5页下)。综观诸种写法，当以敦煌古藏文“ଶିଥି·ମ୍ରା·ଶିଥି”写法为妥，余者当是异体。关于统治西藏的十种情况，以此《贤者喜宴》所载十种传说最详。

《五部遗教》载有六种。本教史《四洲之源》汉载七种。三者多有异同，各具特色。例如，《五部遗教》记载，“此后由神与岩魔女统治，西藏遂称神魔之地(ସିଂହ·ମହିଦା·ଶିଥି·ଶିଥି)，并出现了“食肉赤面者”(ଶିଥି·ମହିଦା·ମହିଦା·ଶିଥି)见《王者遗教》(18页上)”。其间之“食肉赤面者”一词，在后来的藏籍中即视为西藏人的代称，续而用“红面城”或“赤面城”代称西藏，例如，《贤者喜宴》¹⁶函第10页上，即用“ଶିଥି·ମହିଦା·ଶିଥି·ଶିଥି”及“ଶିଥି·ମହିଦା·ଶିଥି·ଶିଥି”代称西藏，前者意为“赤面者之城”，后者意为“赤面城”。藏史《拔协》(ଶିଥି·ମହିଦା)亦用“ଶିଥି·ମହିଦା·ଶିଥି·ଶିଥି”一词称呼西藏(见民族出版社排印本第7页第3行)。敦煌出土文献中，九世纪吐蕃大翻译家法成(ଶିଥି·ଶିଥି·ଶିଥି)，他其在

所译《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》一文中亦用“赤面国”的汉译名称呼西藏，在《唐书·吐蕃传》中所谓吐蕃人喜“赭面”，当即藏文所指之“赤面”（赤面或猪面），所谓“赤面域”或“赤面国”盖源于此。

再者，在本教史《四洲之源》中，在记述统治西藏的七种情况时，仅指出本教出现情况，例如，《四洲之源》说，在夜叉统治西藏之时（此为佛教史、本教史公认的最早时期——译者），就出现了“魔本”（**ㅁ****հ****մ**），而且最高高和最神圣的是“威严的辛”（**ս****ո****ւ****ն**）。总之，上述三种著作相互参阅，对研究远古西藏社会情况甚有价值。

(6) 此段史料见《讀書言》卷一，木刻版3叶上。

- (7) 见《法王松赞干布遗训》(ཆོས·ཆුལ·ෂ්ව·པර්ඛ·ඡම·යි·པාර·කීම්ස·ཀ·රිච·අ)民族化文官手抄本47页下。此书有译作《柱间史》及《王窗柱诰》者，是记载吐蕃早期情况的重要史籍。关于西藏六人种，此书尚记有他们在西藏的分佈情况（47页下）。《松巴堪布史》⁷函96页上——96页下，亦记述“西藏六人种”的传说。此段见《贤者喜宴》⁸函，4页上。
- (8) ཆේ·නු·，此词在《卫藏圣迹志》(දුෂ්ස·පර්ඛ·ශී·ෂධ්ස·හිදු·දාෂ·සිං·ශු·ඡකද···
චුද·ඡද්ද·ප්‍රූජ·නු·යි·ෂ·ඡද·ඥී·ප්‍ර·ප·ප්‍රූජ්ස·ෂ) 第9页下称作 ཆේ·ස්ව·，意为“玩耍的坝子”，此即今雅隆河谷泽当地名的由来。
- (9) “犹如洛(西藏语)与门(西藏语)那样进行活动”是藏文原文之意，但从上下文看，当指像在洛域与门域两地过着原始社会的人一样活动，故加上“(地方之人)”四字，以达句意。
- (10) 此句见《贤者喜宴》⁸函4页下。关于西藏人类起源，《贤者喜宴》在⁸函3页下重复了“神猴与岩魔女结合”的西藏传统说法(ෂුජ·යි·හිල·පා·ෂිං·චුං···
四)两唐书吐蕃传则认为西藏人类与羌族南迁入藏有关。在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中认为吐蕃最早赞普是“从天而降，做为天下之主”见巴考编译《敦煌古藏文文书》81页。看来，这比“神猴岩魔女结合”的说法其宗教色彩少得多。《雍仲本教史》(පෙෂ·චුං·ඡද·ඡී·ප්‍රූජ·යි·දාංස·කණ) (手抄本24页)也重复了所谓“猴魔女结合”的说法，但对本教最崇拜的辛师却又认为是“六个黄色发光之卵”所生的后代。本教史《四洲之源》(手抄本、7页上)则说西藏人类是天神的后代，即由天神之子弟(ସා)、祥(ଶନ)、波(ପା)及果(ଗୁରୁ)等七幼童繁衍而成。实际上据解放后科学考察，从1958年西藏林芝发现古代人类头骨，直到1978年昌都卡诺村新石器遗址的出土，二十年来，西起阿里，东至昌都，北起那曲，南达定日、墨脱等等广大地区，发现大量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存：石器、骨器、陶器以及房屋等等，证明青藏高原很早即有人类活动，而卡诺村遗址更证明，早在距今四千八百年前西藏人类已过着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，而且大量器物特征还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。参见《古脊动物学报》：邱仲郎《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》，58年，第二卷，2、2合刊。《西藏塔工林芝村发现的古代人类遗骸》见61年9月第三期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》。《藏北申扎、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》，见《考古》79年6期。《西藏林芝盆地新生代晚期的自然环境》陈万勇，见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》80年18卷第一期。《西藏考古新发现》，童恩正，见《新观察》80年第一期。有关文章目录不少，仅举上述几例。
- (11) 此小邦当即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80页之埃波查松(එඩ·ඡා·ඡද·ନු·ෂ්ස)地区的
小邦。
- (12) 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80页，写作“ହි·କ୍ଷି·ହිଲ·ନ୍ଦାସ·ପ”当即此处“ହි·ହି···